



秋风吻过婺源

刘福田（河南）

秋风携丹桂流芳一起吻过婺源，那浓浓的桂香秋韵，古朴的徽派民居，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，一棚棚红绣球似的吊瓜舞动秋色，被秋风熏醉的景致绘成一帧美图。

梅林村那棵据说有800多年的巨大香樟树，枝冠繁茂茂蔽，树荫遮天蔽日，如此粗大的老树已是个传奇，而在这里百年以上的老树，比比皆是。叶随风起，枝伴云摇，河畔溪边，房前屋后，随处可见参天的大树，与毗邻的山林、稻田相守，浑然天成这一场旷世的宁静。星罗棋布于山间的农户，那悠闲劳作的身影，门前鸡鸭专心觅食，嬉戏的幼童与猫狗，依偎于青山绿水的怀抱，抚一曲行云流水……这就是婺源人让人艳羡的山居生活。

婺源的山，直观上看不到山，只是堆放在平川上的大小不一、高低不等的绿色云团。没有突兀的险峰，加之宽叶林带生长得高大，树冠圆茂，像极了涌动的云朵。看那一座座长满茂盛森林的小山头，处处是望不尽的清秀，处处透出清新的神韵。朝与暮，在朝雾与晚霞的映衬下，在秋风中，点缀着婺源的诗情画意。

“秋”风袭来，水波不兴。婺源的水别有一番灵气，绕县城曲折而流的星江河，清幽自由而流，没有任何喧哗高唱，像怕惊醒婺源城这个熟睡于青山秀水怀抱中的婴儿，静静地、轻轻地绕城而去，去汇集那一条条从青山密林中酿出的玉液琼浆。再往前看，这条河流沿着被青绿涂遍的座座小山的山脚，蜿蜒前行，隐没于远方的夕照里，一直流入浩渺的鄱阳湖。

小巧玲珑的婺源县城，建设于S形的星江河两岸。城边有小山依傍，一幢幢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上，马头形的防火墙错落有致，既很实用又古朴典雅。被绿化得园林似的大街和小巷，秋风送爽，桂花吐芳，花气袭人，采一朵香花，纳一怀宁静，心，便随着每一朵桂花而明媚了。秋风轻吻，听懂了婺源人的悠然自得，若隐若现的丝竹入耳，清新悠远若云般飘逸。这一刻，仿佛尘世间没有了喧嚣与繁杂，只剩下净化的灵魂与自然喁喁对话。

婺源人那种文雅、热情、诚实的待客风格，也是应该为人们所称道的。你如果是初来乍到人地生疏，需找人打听一下路途，不论问的是谁，他们都会热情地为你指点迷津。如果你买了什么物品一时无法带走，你只要给店主交待清楚什么时间有车来取，或者吩咐让过路班车捎带，那你就放心地走吧，他们保证会认真地为你保管好。到家收货时，你会情不自禁一阵欣喜，拥有这样美景的地方果然也有最美好的人民。

夕阳衔山，秋风拂面，漫天如画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，一座座逶迤的青山，也升腾起青纱似的暮霭。风起处，炊烟斜了，汽笛远了，芦苇白了。

山中知秋色

张忠文（陕西）

秋最初是由山里边萌动的。

都市住久了突然来到山中，好像进了神仙洞一般，什么都感到很新鲜。久而久之，便对这片碧草连天的群山深深着迷了。尤其是浅秋时节，我的迷恋之情更加旺盛，于是，进山寻秋。

好就在我没眉没眼的老屋就在山外的村子里。不然，为寻秋色还不知道吃住在哪里呢？

当城市还是烈日炎炎的时候，山中已经出现了秋来的迹象。喜欢这山中的微风，她像温柔的母亲般，轻轻地来，轻轻地吹皱你的衣衫，轻轻地拂拭被汗水洗过的脸颊，然后又轻轻地掠过。在来去之间送来丝丝的清凉，让人感觉既舒畅又亲切。当然，夕阳西下的瞬间，那一缕缕晕红着的光，透过层层云缝射下来，宛如一道道色彩柔和的晚霞，照耀在绿草

上，照耀在人的脸颊上，照耀在溪水中，照耀在山岭上……它们各自浮现出不同的笑脸来。这时候的微风就更加柔和了，拂面而过，舒服极了。至于到了后半夜，山风就来了，甚至发出哨音，盖着毛毯还觉得有些凉呢！

清晨，当一缕缕从纱窗偷偷溜进来的晨风将我唤醒时，方知已是新的一天了。推门来到屋外，迎面一股新鲜的空气夹带着甜丝丝的凉意向我扑来，顿时感觉精神了许多。风停了，天空还是灰沉沉的，上面满是灰白色的厚厚的云朵，不见一丝蓝天的影子。地面上，群山和绿草一动不动的，宛如凝住了一般。只是偶尔从山外传来几声放羊娃的吆喝，隐隐约约，断断续续，入我耳中。那细长细长的声音经过寂静的山色渲染，听起来也别有韵味。我想，在这样一

个清新的早晨，村子里的人应该忙起秋收来了吧，家家户户的烟囱应该升起了袅袅的炊烟了吧，贪睡的孩子应该在大人的督促声中不情愿地穿起衣服来了吧……想着想着，忽然天边有了新变化，东方天际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抹红霞，虽是淡淡的一抹却让人欣喜。

等我洗漱完毕，红灿灿的霞光笼罩了整个天空，灰白色的云朵被染成了片片的绯红色的云霞，仿佛有什么在涌动，在消退。突然，一轮红彤彤的太阳，偷偷跳了出来。云彩便消散得更快了，顷刻间失去了踪影，只剩下一片湛蓝的天空。阳光下绿油油、稍带干尖卷边的碧草更加精神了，散发出勃勃生机，看起来嫩嫩的，厚厚的，成片成片地铺在山间，郁郁葱葱，层层叠叠，远望漫山遍野都是它们可爱的影子。仔细观之，碧草上还挂着些晶莹的

露珠，一种湿润的气息从中传出。刹那间，厚厚的碧草映衬着群山，显得越发的清隽，呈现出明暗两种色调——朝南，有阳光，朝北，处在阴影之中，一块深，一块浅，一块幽静，一块明亮，一块沉稳，一块浅淡，两种色彩互相交织于一起，参差交错却又明暗分明。

这时，几只灵巧的燕子也来凑热闹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挥动黑色的翅膀飞翔着，房檐上，工棚顶，水桶边，都留下了它们矫健的身影。燕子去后，一天的清晨也就随之末了。

中午，虽入浅秋，却还是很热的，一般不出门，躺在床上，眼望天花板，心里想着，揣摩着，什么时候真正的秋天才能来到？哎！不远了，反正不远了，秋正在路上悄悄地走着，马上就会到来。嘿！光想想就够美的了！

住在秋天的隔壁

曹春雷（山东）

入秋以来，我一直借住在城郊一个叫“松树林”的村子里，所住的院子西墙外，是一大片玉米地。庄稼从来都是季节的代言人，这时节，与庄稼为邻，就是与秋天为邻。

我常会步出院门，沿着玉米地的田间小道，漫无目的地溜达。抬头看天，秋高气爽，棉花糖似的云朵，绽放在天鹅绒般湛蓝的天幕上。

两旁的玉米秆是列队的士兵，披着绿装，站得整整齐齐，等待着我的检阅。只是怀抱的不是钢枪，而是头顶粉红穗子的玉米棒子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，仔细闻起来，是玉米、青草与野花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好闻的味儿。

田间的土路是世界上最柔软

的路，软得让我想脱掉鞋子，赤脚走在上面亲近它。小时，与母亲在田里忙，经常赤着脚，跑来跑去，在松软的土上留下一个个脚印。有多少年没有这样与土地亲近了，五年，十年，或者更久？

路，在绿色的包围中延伸，延伸。我独自一个人，只是慢慢地踱着，什么也不去想。一群麻雀本来聚在前面开会，看我来了，轰的一声，以笨拙的姿态飞起来，陆续陆续落在不远处的电线上，定格成高压线上的音符。偶尔会遇到斑鸠栖在路

上，往往是成双成对的，喃喃咕咕说着情话。看到我，却并不慌张，该干啥干啥，直到我走到跟前，近得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颈上白色的斑点，

它们才扑闪着翅膀，从容地飞起来。

如果幸运的话，还可以看到一只或两只野兔，肥肥的，从面前一跃而过，很快消失在玉米地里。田野是动物们的领地，我，只是偶然的闯入者。

累了，我就坐在路边，与一株玉米对视。玉米是田野上最挺拔的站立者，从破土而出的那一刻起，一直笔直地生长、生长，直到结出饱满丰实的玉米棒子，直到叶子干黄，被镰刀收割。这一点，正如播种它的农人，在原野上挺拔一生，付出一生。

走近一株玉米，轻轻扒开玉米棒子层层包裹的外衣，饱满的籽粒闪着光泽，如晶莹的玛瑙，呈现在眼前。小时在家里，在这时

节，母亲会掰了最大的玉米煮给我，吃在嘴里，有一种特有的清香游走在舌尖，回味无穷。现在，家乡的玉米也该熟了吧。母亲也在准备忙秋了吧——有些想家了。

黄昏时，我喜欢站在院门口，看夕阳下的玉米地。金色的光刺透云朵，泼洒在这片玉米地上，跳跃在绿色的叶尖上。更远处的树林，只露出轮廓的剪影，像极了一幅简笔画。

夜晚来临，玉米地里秋虫呢喃，蛐蛐们的歌声铿锵悦耳，这一场盛大的月光音乐会，把一曲悠长的交响乐，越过院墙，送到我床前。在这天籁里，我怀揣一个关于收获的梦，安然入眠。

一担秋色

何小军（江西）

秋收到来前，父亲总要检视一番家里大大小小的箩筐，这些平时隐居阁楼上的箩筐，常常是老鼠练兵的绝佳道具，箩筐上的绳索也是老鼠们磨牙的天然工具。被汗水浸湿过的绳索上的咸味，总是诱惑着老鼠们。这也没办法，几个月的搁置，这些绳索有的被彻底咬断，有的被咬破半边。被老鼠咬过的绳索，父亲都要一一地挑出来，重新换上新的。

父亲有个习惯，不太乐意去镇上买现成的绳索，而是喜欢自己一根根制作。虽说费点功夫，但他乐在其中。

父亲制绳的手艺虽说不上顶尖，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，制出的绳索一点不比镇上卖的差。

制绳的材料苕麻家里是有的，母亲在菜园子里辟了一小块地方，种了一丛，一年可以收获三次。母亲把苕麻剥下来，剥下皮层，用一把铁夹子把青皮刮掉，再刮成丝条，晒干收起来，供父亲制绳用。

看父亲制绳，像是在看一场表演。这种表演一般是在一个雨天，因为雨天不方便下地干活。父亲端把竹椅，坐在堂屋屋檐下，把裤腿卷起来，腿上放一块瓦，这是专用于搓绳的瓦，瓦面带有纹路，不会打滑。他左手捏着两根苕麻丝条，放在瓦面上，右手在瓦面上反复地搓，搓成一根细细的线，然后再加一根丝条，再搓，直到搓成线香那般粗，再搓另一根，直到他认为够用了为止。

接下来的功夫，才是最让我人迷的。父亲在大门框上钉上一枚马钉，从刚才搓好的细绳中拣出两根，一头绑在马钉上，另一头则分别绑在手里的两把工具上。这工具叫“跳子”，它可以360度转动。小的时候，父亲制绳时，我的眼睛总是直勾勾地盯着这两把跳子，只见父亲把两根细绳拉紧，两把“跳子”在他手里吱吱呀呀地不停转动，不停地左右手互换。不一会儿，两根细绳变成了一根稍粗的绳，像是变魔法似的。如此反复几次，一根根合格的绳索就“变”出来了。

父亲制绳时的每一个动作都严谨得几近苛刻，不直溜重来，两股绳绞得不紧重做，边上长毛刺剪掉。在他的面上看不到一丝的

表情，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？

长大后，我也学着父亲来自己制过绳，可是那两把跳子在我手里却怎么也不听使唤。制出的绳松松垮垮，这样的绳索，一挑重担，必断无疑。父亲说，你的心思根本不在绳上，只关心跳子，那是用错了地方。制绳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担稻子时，稻谷不因箩筐上的绳断而洒了。你得把心思放在秋收上，而不是只为了手中那两把跳子。目光太浅，做事就浮躁。

父亲的批评让我明白，做任何事情，都必须心无旁骛地专注自己的目标，无论歧路有多么五彩斑斓的诱惑，都要不为所动。

心有远图，脚踏实地，才能收获那一担担金灿灿的秋色。

喜忧诗情一卷秋

周铁钧（辽宁）

半日秋风，浅淡清爽，月上中天时，搬藤椅临窗而坐，夜凉透纱、目澈神清，捧一卷《唐诗宋词元曲》，专注凝读咏秋的诗句。古人在秋光流韵时节，斯时斯地，思绪心态各异，抒发出感慨，蕴含截然不同的喜忧情怀。

唐宝应元年（公元762年）10月，杜甫送严武还朝，一直送到绵州奉济驿，正要回头，适徐知道在成都作乱，只好避往梓州，途中作诗《客亭》。去往梓州途中，夜宿客栈。清晨推窗远眺：山清幽如画，水若天抛玉带，面对仙阙般的佳景，脑海中佳句顿涌，随即临桌挥毫：“秋窗犹曙色，落木更天风。日出寒山外，江流宿雾中……”写到此，住笔揣摩：诗句景有近远、动中兼静，不乏明快朴实、悠长韵味……突然，一阵疾风刮进窗，将墨迹未干的宣纸掀下案头，让他的心情也随之低落，眼望拂动的宣纸，不由想到自己年逾天命，依然四处漂泊，在油生的凄感中捡纸铺平，继续走笔：“圣朝无弃物，老病已成翁。多少残生事，飘零任转蓬。”

本想吟诵秋光美景，但情绪走低，诗人笔锋一转，引借萧风凄瑟、茅蓬悲零，慨叹自己处世坎坷、年老病衰的悲悯处境。

唐开元四年（公元839年）9月，杜牧的心情不错，他卸任宣州团练判官，赴长安听凭御封。做了多年地方官，终于入朝为官，杜牧心舒意爽。途经终南山，在一片枫林停下马车，极目环顾，繁枝如炬、叶殷似染，天成大美的景色让他诗兴顿发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山路、红叶、白云、人家，不但把一幅清新明艳、秋色撩人的画图跃然字里行间，也体现出了诗人豪爽向上的精神，有一种英爽俊拔之气跃然纸上。

自负“旷世奇才”、向往“龙楼凤阁”的马致远，在不断碰壁中，好歹得一微职，被朝廷派任“江浙行省务官”，从此过着“每日看历卯辰”“看州例，议公事”的从政生活；同时还须听从差遣，行役异地。他对这班差事极为不满，来到杭州城外时，恰是十月深秋，他的心绪被忧思、哀愁笼罩，眼前的景物竟是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夕阳金辉，藤缠绿树，溪映拱桥的江南秋色，却被他吟出了羁旅愁怀的苍凉、凄美的况味，后人称誉这首《天净沙·秋思》是“秋思之祖”。

自那时开始，马致远就着繁茂凋谢、枯黄飘零的秋季“不顺眼”，他描述秋天的散曲、词牌，充满愁楚凄瑟：“带月行，披星走，孤馆寒食故乡秋。”“送客时，江秋冷，商女琵琶断肠声。”“芦花谢，客乍别，泛轻光小舟一叶。豫章城故人来也，结束了洞庭秋月。”

古代诗人们寄情秋色，感怀秋日，传递情感、张扬个性，掀起深深的喜悦或浓浓的忧思：白居易的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把送别友人的心绪抒发得淋漓尽致；柳永的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节”勾画出晚秋悲凉中的离绪别愁和难以割舍的挚爱之人；刘禹锡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是一种乐观想象、豁达胸襟；范仲淹的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”隐隐透露出对宋王朝不利的军事形势担忧；陆游的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则是一腔军旅追思、铁血情怀。

夜读《唐诗宋词元曲》，忧喜诗情一卷秋，入境景物皆心语，古代诗人在色彩斑斓的季节，借景抒怀，用清丽婉转的意境和情韵，给人做了一次情感洗礼、心灵沐浴，轻松、舒爽地去迎接又一个风清气朗的黎明。

